

伊舞华裳

如烟传

玉凝冰
著

江山万里，无限风华
不及你盛世红妆
曾许诺，袖手乾坤
与你共看山河如烟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伊舞华裳

如烟传

玉凝冰
著 / 冰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舞华裳：如烟传 / 玉凝冰著. —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8

ISBN 978-7-80256-862-4

I. ①伊… II. ①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1411号

责任编辑：朱前前

装帧设计：孙丽莉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00006)

网 址：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http://qycbs.shop.kongfz.com>（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60千字

书 号：ISBN 978-7-80256-862-4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楔子

五台山畔，云卷云舒。普寿寺内，宝相庄严。

小和尚永延对师父觉空道：“师父，皇宫里可真大，那奉天殿，和咱们的大雄宝殿一样气派呢！啊，不，比咱们的大雄宝殿还要气派。”

觉空不悦道：“永延，不可对佛祖不敬。”

师徒正说话间，一位面容清雅秀丽的中年女子走入大雄宝殿，那女子身着一淡绿色滚金边比甲，内着白纱中衣，下身则是浅色月华裙。那女子轻移莲足，缓步提裙，行动优雅，怀中还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觉空一见那女子来了，赶忙双手合十道：“郁施主。”

那郁姓女子赶忙将女孩放在地上，双手合十对觉空道：“觉空师父。”

永延一见那女子，不觉惊讶道：“郁施主，你长得好像……”

郁氏闻言一惊，道：“像什么？”

永延道：“像皇宫中乾清宫里那幅画像上的女子。那画像上的女子一身皇后装扮，可是面容既不像太后娘娘，也不像皇后娘娘，却跟郁施主有几分相似！”

觉空闻言怒斥道：“永延，不可胡说！”

郁氏尴尬地笑笑道：“也许……只是像罢了，这世上，长得像人也是不少。”

觉空解释道：“郁施主，这是贫僧新收的徒弟，法号永延。贫僧刚带他去京城皇宫中为皇上做了祈福法事。郁施主莫要见怪。”

郁氏闻言，对永延道：“永延师父好。”又从怀中掏出一份素笺纸卷，递给觉空，面容虔诚地道：“这是我沐手后誊抄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请师父帮我供养给佛祖吧。”

觉空接过《心经》，道：“阿弥陀佛，郁施主有心了。”

永延盯着郁氏身旁的小女孩问道：“郁施主，这是你的女儿吗？”

郁氏慈爱地看着身旁的女孩道：“是呀，她的名字叫裳儿。”

永延道：“郁施主，你的女儿长得也好像！”

郁氏蹙眉道：“好像什么？”

永延道：“好像皇上！裳儿的眉目好像皇宫里的皇上。”

觉空大怒，道：“永延，不可再说！”

永延见状赶忙噤声。

郁氏微笑道：“觉空师父，永延师父，那我先回去了。”

郁氏抱着女儿回家后，见到丈夫，柔声道：“普寿寺里的师父们见到他了。”

丈夫问：“见到谁了？”

郁氏微笑道：“见到咱们的澜儿了。”

丈夫道：“哦……澜儿……他还好吗？”

郁氏凝望着远方道：“好，一定会好的，有太后娘娘在，他一定会好的。”



楔子 / 1

第一卷 身世浮沉雨打萍

第一章 惊变 / 002

第二章 见弃 / 010

第三章 炼狱 / 018

第四章 暗涌 / 025

第二卷 长相思兮长相忆

第一章 初见 / 032

第二章 款曲 / 049

第三章 遴选 / 062

第四章 成婚 / 077

第三卷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章 改朝 / 090

第二章 惊澜 / 102



目录

- 第三章 纳妾 / 124
第四章 还朝 / 143
第五章 风起 / 161

第四卷

十年生死两茫茫

- 第一章 落草 / 168
第二章 遭掳 / 183
第三章 相认 / 191
第四章 讨夷 / 201

第五卷

陌上花开缓缓归

- 第一章 新帝 / 210
第二章 较力 / 218
第三章 相见 / 237
第四章 平叛 / 251
第五章 即位 / 263
终章 新生 / 279



此刻，郁雪鸿不再恋慕那袭华服，也不再幻想每个待字闺中的少女都会幻想的婚礼。她只想把自己埋藏在这夜色中，被月光紧紧包裹。望着窗外月色中的缕缕轻烟，一个念头开始在她的内心里生根、发芽。

第一章 惊变

明成化年间，历经了“土木堡”之变的大明王朝，如同一只风雨飘摇的陈旧而巨大的海船，企图奋力把持着自己的方向，在波涛汹涌中向着更远的方向前进。

光禄寺少卿郁启疆厌倦了官场生活，托病致仕^[1]，安心在家教养独生女儿。

十四岁的郁雪鸿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鲜艳动人，又热辣带刺，捧着手中的桃花笺，递给父亲，道：“爹，你看我写的好不好？”

郁启疆见桃花笺上写着：“盛世江山十方盛，四海朝归九州腾。长安月下宫闱深，洛阳花前群芳迎。凤舞云霄动山河，日月凌空伏众臣。女帝独尊乾坤变，再无红颜胜故人——读《唐书》为则天皇帝所作。”诗意豪迈，字迹遒劲有力。

郁启疆读毕一惊，道：“鸿儿，这是你写的？”

郁雪鸿眨着大眼睛点了点头。

郁启疆感叹道：“我的鸿儿果真有经天纬地之才，若有机缘，进得宫中，怕是亦能成为武曌那样的女中豪杰。”

谁知在旁的郁母孟氏听到此言，大为不悦，道：“我才不许鸿儿进宫，那宫里的女人，有几个能得善终？鸿儿是咱们的掌上明珠，我只要她将来许个好人家的，相夫教子，过安稳日子。”

[1] 古代官员正常退休称作“致仕”，古人还常用致事、致政、休致等名称，盖指官员辞职归家。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

郁雪鸿莞尔一笑道：“爹，娘，鸿儿喜欢武曌，崇拜则天皇帝，可是鸿儿不想进宫，也不想做什么女皇帝，鸿儿只想每天都能做新衣裳。”

孟氏常说，生郁雪鸿的前一天夜里，曾梦见一匹金色的骏马踏雪而来，经过自己面前时，未有停步，而是径直地奔向前方，忽地骏马双肋长出了翅膀，化作了一只鸿雁，直直冲入云霄不见了踪影，唯余一道袅袅青烟。

郁启疆认为，自己这个女儿定非庸常之辈，便为其取名雪鸿，希望其自幼便能立下鸿鹄之志，且能似雪中孤雁一般，凌霜傲雪。

郁雪鸿天资聪颖，出口成章，家里为她请来的教书先生无不对其赞赏有加，称其若为男子定可科举入仕。

但郁雪鸿对做学问和做官都不感兴趣，她读书的目的不过是为裁制衣裳寻找灵感，比如读完《桃夭》，她就能做出一套桃粉色交领襦裙，白色的衣领和袖口上有她一笔一笔画上去的桃花；读完《蒹葭》，她又能做出一件水绿色回字纹滚边褙子，配一件米白色香云纱双层罗织下裙。

郁启疆尊文重道，一向以女儿的锦绣文章为傲。虽说妇功是重要的妇德之一，但女儿整日里像个裁缝，也不由得让郁雪鸿的父母有些无奈。然而郁启疆还算开明，时常允许郁雪鸿乔装上街采买布料。

郁雪鸿与胡容生的相识就是在衣帛记布店里。那日胡容生正打算为自己裁制一身衣裳，恰巧碰见郁雪鸿进来买布。郁雪鸿见胡容生身材瘦削，面色白净，一看就是个穷酸书生。

胡容生本拟裁些芦心布为自己裁制一身燕尾衫，郁雪鸿一听，不免一惊，道：“燕尾衫应以白纻裁制，岂可用粗制的芦心布？”胡容生听后点点头，便改买白纻，然其身上银两没有带够，便拟向柜上赊账。

郁雪鸿涉世未深，见胡容生书生一般的斯文模样，样子又着实窘迫，便动了恻隐之心，慷慨解囊。郁雪鸿平时出门为了不惹眼，穿着十分朴素，但身上大家闺秀的气质却是掩藏不住的。胡容生便询问郁雪鸿的姓氏，说为了归还银两，郁雪鸿也照实说了。

郁家在当地甚是有声望，郁雪鸿又常来衣帛记买布，郁雪鸿走后，胡容生便向衣帛记的掌柜打听到了郁雪鸿的身份和住址。

没过几日，胡容生便携着银两登了郁府的门。男女授受不亲，胡容生

未见到郁雪鸿的面，却留下了一本散发着檀香味道的《左传》，作为答谢。

胡容生走后，郁雪鸿翻开《左传》，一张薄如蝉翼的纸笺掉了出来，上面是用工整字迹抄写的一首《关雎》。若是再过上几年，郁雪鸿定会对这嗤之以鼻，求爱居然都不自己写诗，还引了一首这么人尽皆知的诗。

但十四岁的郁雪鸿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虽从未想过会有男子恋慕自己，但见到有人表达爱意，当下自然十分欢喜。因此胡容生此举不由得让郁雪鸿心绪纷乱，联想到胡容生白净俊朗的脸庞，与其文气秀雅的书卷气，郁雪鸿的心思已是乱红飞过秋千去。

随后郁雪鸿便与胡容生开始了书信来往。在此后的半年中，两人诗词相和，亦有时不时地月下相会。半年后胡容生上门提亲，说来也算凑巧，当时邻乡有名的豪绅杜员外的儿子杜少爷早就听说郁家大小姐美貌过人，又兰心蕙质，不免央告父亲前来提亲。

杜员外出手阔绰，仅是上门提亲，便差媒人带着翡翠如意一对、鎏金步摇一双，以及丝绸锦缎八匹上门。而反观胡容生，则穷酸了许多，只提着两只下蛋的老母鸡，四担大米便上了门。

此时胡容生也知杜员外上门提亲之事，于是便开门见山地告诉郁启疆：“小生家中贫寒，家父只是个账房先生，实是拿不出太多的彩礼来。然我是个读书人，又与雪鸿两情相悦，还望伯父成全。我明年便要上京赶考，只待我得中，便会回来风风光光地迎娶雪鸿。”

郁雪鸿乃是家中独女，郁启疆自然不舍得女儿受罪。然郁启疆年轻时亦是个穷酸举子，入仕多年，方才攒下了些许家业，因此其向来对读书人青睐有加，还时常资助一些穷酸落魄的书生。

杜员外的儿子自幼不学无术，不求上进，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郁启疆早知郁雪鸿与胡容生维持着书信往来，怕是早已芳心暗许，郁启疆生怕伤了雪鸿的心，兼之杜少爷实非可以托付的良人，便应允了胡容生。

至于胡容生说的赶考后回来再娶，郁父也是欣然答应，毕竟女儿豆蔻年华，父亲还舍不得女儿早早出嫁。

定亲之后，郁雪鸿便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婚服。

一日郁雪鸿从梦中醒来，忆起梦中那一袭华服，顿觉兴奋不已。郁雪

鸿凭着记忆在纸上画好了草图，便开始采买布料，裁制新衣。

随着那一针一线在手中游走，郁雪鸿坚信，这将是世所罕见的华服，也是会令所有女孩惊艳、羡慕不已的婚服。那吉服是她为自己勾画、剪裁、刺绣、缝制而成的，雍容而不失艳丽，玲珑中彰显大气。郁雪鸿曾无数次幻想自己穿着它，与胡容生共赴一生之约。

与郁雪鸿定亲一年后，胡容生进京赶考，郁雪鸿特地为他裁制了一袭青色圆领长袍，临行前送给胡容生。

胡容生拿到衣服后惊喜地问道：“我从未告诉过你我的尺寸，你如何做到这般精准？”

郁雪鸿低首轻声地道：“君身我曾抱，长短不须量。”

当刻，皓月当空，清风拂面，好一段岁月静好。

胡容生走的这段日子里，郁雪鸿每日无非是裁裁衣，作作诗，日子虽说平淡，却也安好。

当时小满刚过，未至芒种，郁雪鸿正在房中裁衣，忽听得窗外一声惊叫，一阵慌乱，宅子里人声鼎沸。

吴妈一把推开了雪鸿的房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小……小姐，不好，老爷他……”

郁雪鸿一把丢下了手中的活计，噌地站了起来说：“我爹他怎么了？”

不等吴妈回答，郁雪鸿就飞也似的奔到了父亲的书房中。家中已派人去请郎中，然而当郁雪鸿见到父亲的那一刻，她就清楚地知道那已是无用的了。

孟氏在旁不断哭泣，喃喃地唤着：“启疆，启疆……”郁雪鸿的脑中一片空白。

不一刻的工夫郎中便请来了，只搭了搭脉，便低沉地对孟氏摇了摇头。当时已是仲夏，郁雪鸿却仿佛看到了窗外大雪纷飞，寒风直入骨髓。

郁雪鸿一直没有哭，直到钉棺的那一刻，多日来在心中郁结的悲痛之情才终于爆发了出来。得知郁启疆撒手人寰，各支亲属齐聚郁家。此时的郁雪鸿与母亲早已失魂落魄，加之又是女眷，是以一切丧葬事宜均由郁家

人帮助操办。

出殡当天，郁雪鸿的堂兄郁德全哭声震天，差点把雪鸿吓了一跳。由于郁雪鸿是女孩，按风俗规矩是不能为父亲打幡、摔盆的，所以一切只能由郁德全代劳。出殡回来，郁德全便大大咧咧地坐在堂屋的主座上。

郁德全瞟了一眼被迫坐在堂屋侧座的郁雪鸿母女，清了清嗓子说道：“如今叔父的丧事也办完了，这下一步的事，我们也该说道说道了。你们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放心，我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

郁雪鸿一抬眼皮，问道：“亏待？此话怎讲？”

“按照规矩，我现在可就是这郁府的合法继承人了，这幡我也打了，盆我也摔了，这郁家的家，也该我当了。”

郁雪鸿暗暗心惊，略一沉吟，说道：“难不成哥哥也要搬进郁府来住吗？”

还没等郁德全答话，孟氏便急道：“这郁府只有我们母女居住，下人们也所剩无几，你若住进来成什么体统？”

郁德全道：“这宅子本是叔父为官时所建，也算是官邸，我住自然不合适，我想将这宅院卖了，抵出现银来。”

郁雪鸿此时已心如明镜，郁德全的话令她如坠寒冬，但是绝不能放弃！郁雪鸿心中暗暗思量，恰巧母亲的话提醒了她，她微笑着说道：“父亲离世，这家里的事自然全凭哥哥做主，但是母亲的话说得没错，我与母亲乃是妇道人家，这家中，女儿家私密的物什甚多，哥哥要卖宅子我没意见，只是总得给我和母亲几天时间，收拾收拾。男女有别，我郁家又是体面人家，这期间还请哥哥多回避。”

“还有，我母亲是父亲的遗孀，也是立志要为父亲守寡到底的，我又是郁家没出阁的女儿，这宅院卖了，哥哥总得为我和母亲寻一处安身之地，不能让我们流落街头吧？”

当时堂屋里郁家众人都在，郁雪鸿一席话说得又在理，郁家众人纷纷点头，郁德全也不好反驳，只得说道：“那是自然，我家还空出两间厢房，等这宅子卖了，我便接你们母女前去。”此刻孟氏心中心惊胆战，郁雪鸿对她微微一笑，示意她安心。

按照规矩，郁德全摔盆打幡后，便是郁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这一身

份受到官府的保护，何况郁雪鸿不过是个文弱的闺阁大小姐，谅她也翻不了天。因此，郁德全倒也不疑有他，葬礼过后，便一头扎进了赌场，以此庆祝自己即将到来的泼天富贵。

郁德全一走，郁雪鸿立刻叫家里的管家出门联系这宅院的买主，管家有些迟疑，毕竟郁雪鸿马上就不是郁家的主人了。郁雪鸿一笑：“卢管家，这一朝天子一朝臣，郁德全要卖房子，这以后，有没有您的容身之地还难说，您若帮了我此回，我保您下半生衣食不愁。”

卢管家将信将疑地去了。郁雪鸿又让吴妈帮忙收拾家中所有的文玩细软。郁启疆在世时对金银珠宝等俗物没有兴趣，唯独收集了些许文玩字画，自己把玩。

郁雪鸿天资聪颖，父亲时常与她讲解，她也知道其中价值几何。她将其中值钱的全部拿出去变现，剩下的则留下作为缅怀父亲的纪念。

卢管家找到买主陈先生后，郁雪鸿尚待字闺中，不方便出门与其交涉，便对母亲道：“现而今我那哥哥要卖这房子，不寻到一个合适的价格他是不会出手的，这宅子至少值两千两，他至少要一千五百两才肯出手，如今咱们不如让陈先生以五百两买下这宅院，只要他能满足咱们的几个条件。”

“第一，他虽是以五百两买下这宅院，但其中的三百两是留给咱们的。其次，要想让这宅子跌价，就得让那陈先生找人在外散出风去，说这宅子里死过人，我爹死不瞑目，每到晚上，阴魂就会在宅子里萦绕不去。府上人心惶惶，郁夫人和郁小姐以及府里的下人都会被吓出了病来。我明日便会着人多请几个郎中来，落实这传言。”

孟氏听后道：“这样能行吗？”

郁雪鸿道：“行不行如今也只能一试了。父亲不在了，我们母女拼尽全力也不能任人欺侮！”

孟氏点点头，便也顾不得男女大防，偷偷跑出郁府，与买家陈先生面谈。

郁母将郁雪鸿的想法告知后，陈先生沉默许久，方才道：“就按夫人说的办。”

郁母说道：“既是应允，就烦请先生明日便送五十两定金来。”买主看着她，点了点头。

俗话说，“盛世文玩，乱世黄金”。当时正逢太平盛世，郁府的文玩很快便出了手。郁雪鸿将卖得的银两拿出了一小部分，叫了管家来，说道：“你去集市上买些假文玩、假字画来，不必仿得太真，是那么个意思就行。”

卢管家奇道：“小姐你这是何意？”

郁雪鸿笑笑：“父亲在世时留下这么大的家业，若他郁德全来看，这个家什么都不剩了，难免会起疑心，我和母亲的日子也不好过。弄些假东西来，我那哥哥没念过什么书，想是也看不出真假来，等他反应过来时，怕是也晚了。”

卢管家笑道：“小姐，老爷在世时怕是看错了你了，想不到你倒是有些生意人的精明，这一出狸猫换太子，以假换真，可不是要气得郁德全七窍生烟？”

郁雪鸿说道：“我过去时常到集市上买布料，买得多了，也经常和布店老板攀谈几句，这一来二去，做生意的事情便也懂得几分。”

郁雪鸿取出陈先生送来的五十两定金，交给了卢管家，“这是我答应你的，只不过这是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我这几天便会给你，你这些年在郁家劳苦功高，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是日郎中也请到了家里，郁雪鸿时而双眼呆滞目空一物，时而暴起拽住郎中的脖领，双眼通红。

郎中来之前，郁雪鸿给自己灌了整整一碗的藏红花，导致气血逆行，脉象紊乱。郎中看诊完毕只是摇了摇头。此外，郁雪鸿还差人从街上收了几只流浪猫，每到夜里便将其放出，猫声凄厉，兼之身形移动似鬼魅，一时间郁府每到夜晚便是鬼叫不止，鬼影重重。

如是这般，府中众人皆因传言人心惶惶，又因猫闹，夜夜难以安眠，白日里不免精神不济，想到家中易主，又为自己的未来烦忧，伺候时连连出错。几日后，郁府闹鬼的事人尽皆知，更兼府中众人人心散乱，宅中已露破败之相。几个本有意出手买宅院的买主也纷纷作罢。

陈先生赶忙上门，将剩下的二百五十两交给郁母。郁雪鸿把其中的一百五十两交给了卢管家，说道：“这是我答应你的，这二百两足够你置宅买地安置妻儿。”

又将剩下的银两和卖字画得来的共计三百两银子交给了卢管家，说道：

“帮我在附近的府县寻一处宅院，不用太大，够我和母亲居住就行，再购置几亩薄田。不要太远，我娘岁数大了，不适应长途迁移了，也不要太近，免得郁德全来骚扰。这几天便去办，限你三日内把房契和地契交予我，价格上不要耍花招，别忘了你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还住在郁府呢。”卢管家看了郁雪鸿一眼，便拿了钱去了。

十日，是郁雪鸿与郁德全约定的期限。而在雪鸿父亲头七之日，只有雪鸿母女和少数亲戚前去墓地上香烧纸，郁德全还在赌场中，并没有露面。

这令郁雪鸿欣喜又心酸。喜的是郁德全不出现，她的一切计划就可以顺利施行；酸的是人走茶凉，曾经信誓旦旦的郁德全早早就暴露了嘴脸。

而到了第十日，郁雪鸿早已趁夜深时偷偷与母亲孟氏携了金银细软搬去了新宅。留给郁德全的是一栋空荡荡的宅邸，阴风阵阵，寒气逼人。

此时，即便郁德全长了十张嘴，也无法说服买主这宅子里没鬼了。何况郁德全在赌场里输了不少钱，债主每日上门逼债，所以着急将这宅子出手，陈先生竟以二百两银子的低价购得了郁府，市值缩水将近十倍。

第二章 见弃

搬入新宅的郁雪鸿与母亲欢喜不已。这是她们对抗郁德全的胜利，更是让母女俩坚定了信念，郁启疆不在了，她们也可以坚强地、从容地活下去。

但很快郁雪鸿便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她修书一封寄往京城，告知胡容生家中的变故和新宅的地址。

之后的日子里，郁雪鸿还是同往常一样，裁衣、读书，静静地等待胡容生的归来。孟氏对于郁雪鸿的婚事心态十分矛盾，既想让女儿终身有托，又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

母女二人依靠购置的几亩薄田的佃租度日，虽说不比过去安逸舒适，倒也不必为柴、米、油、盐发愁。

如此过了半年有余，胡容生终于敲开了郁雪鸿的家门。郁雪鸿盯着他惊讶得半晌没有说出话来，胡容生问道：“怎么了？不认识了？”

郁雪鸿低下头说：“没有，你怎么没给我写信？”

胡容生仰首长叹道：“哎，一言难尽啊！”孟氏见状，赶忙将其请进了堂屋。

进了堂屋胡容生才说，自己此次并未考中。孟氏心想，如今自己家中这般情状，倒也没法子再挑剔什么了，没考中倒也好，起码不会嫌弃雪鸿，何况没考中以后还能再考，雪鸿终身有靠才是最为重要的，如此看来，郁父当年把雪鸿许配给胡容生，倒是做了个明智的决定。

胡容生又道：“我看到你的来信，在房中大哭了一场，感觉是我对不起郁伯父，要是我能早日得中早把你娶进门，也许他老人家就不会……”